

写出我们村庄的此刻与恒常

——读《陌上》

◎ 张莉

的一个情节难以忘记。芳村的女人们都喜欢看《甄嬛传》，一个人能看五六遍，非常着迷。作为读者，你能理解乡村女性对《甄嬛传》的着迷吗？我理解她们的着迷。电视剧告诉她们，使她们意识到情的可能性、爱的可能性。她们的手机，她们的微信使她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为什么对丈夫之外的那些男性有那么大的欲望，我想，跟她们个人的精神生活的贫瘠、跟她们看到了广阔的生活有很大关系。

作为读者，我也能够理解农村里的年轻姑娘们吃完饭之后跑回屋上网，不愿意跟父母交流——她为什么要去上网呢？因为她所处的农村现实生活和她所见的网络生活完全是脱节的，她生活在两种生活的断裂之中。她们心里所向往的世界和她们身所在的世界，差异太大了。一个乡村的小女孩成长了，她开始设计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生活，她似乎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彩礼、房子、汽车，都有了，可是，还是觉得不够。一如书中年轻媳妇爱梨，她身边有爱她的丈夫，但她居然还会对丈夫的姨父增志，一位有钱的小老板感兴趣、有向往，并且，她也不觉得这是有违伦理的。因为她是我们网络世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她不愿意安于现状。《陌上》写出了我们时代乡村人的精神现实，小说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分裂的时代当中，物质生活的贫富差异，精神生活的贫富差异，都已经浸润在乡村人的生活中了。

《陌上》中，秀莹对她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同情的理解，她能够理解每一位农村人的欲望和为难。深入小说会发现，芳村内部有点像《金瓶梅》的世界，那里有一个在许多眼里看来溃败的人伦。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农村人应该怎样，但是，芳村里面的人告诉你，不是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有爱有恨，有欲望，他们并不比其他入更

“纯洁”或更“肮脏”——读《陌上》你不得不想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如果对比阅读，就会发现，付秀莹和林白写的是一个乡土中国，尽管一个是非虚构一个是小说。今天，梁鸿的梁庄系列已然构成了我们今天想象乡土中国的范式，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陌上》和《妇女闲聊录》跟这样的范式构成了对峙。那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书写。今天，我们很难用道德判断我们的乡土和生活。在乡土上的农民，我们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标准判断他们。作为远离乡村的读者，我们还以为农村的年轻人生活在我们印象中的时代，其实是不是，完全变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我们就要求他们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活。《陌上》使我们再次获得平视农村的视角，它使我们对农村生活感同身受——付秀莹写出了一个新的具有冲击力的乡土现实，她打开了我们理解写作乡土生活和农民情感的可能性。

读《陌上》不得不与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比阅读，思考两者之间的差距。作为书写乡村中国的经典作品，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出了人际和乡土生活的恒常，同时也写下了彼时彼地的乡土人物，小团圆媳妇、有二伯，老祖父……这部小说有一种既抽象又具象的魅力。我们提到《呼兰河传》固然想到乡土的优美，但也能想到《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和当时农民的愚昧——即使萧红热爱她的故乡，理解她的父老乡亲，她对乡土生活也是有批判、有怀疑的。换言之，萧红有萧红面对乡土的态度，这是萧红的强大，也是《呼兰河传》的复杂性所在。今天，我们在《陌上》中看到美好，另外一方面也看到隐在的分裂，那么，要怎样把一种分裂、一种震惊、一种既美好又黑暗的东西糅杂在一起写出来，以此表达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探询？我以为，这是付秀莹未来要面对的挑战。

认识刘蔚兄快十多年了，无论谈音乐，或是谈读书，刘兄都让我受益良多。《安达卢西亚浪漫曲》终于出版了。该书的目录上，几乎所有的篇目都似曾相识，一一浏览之后，发现绝大多数文章我都在与他漫长的交流岁月之中，从报刊、杂志，以及豆瓣上读过。这些文章中，有些曾经被我当作学习资料，还推荐给朋友，比如那数篇颇为精妙的《黑胶漫笔》；有些则会当作了解中国经典音乐史，比如《撩开工部局乐队的神秘面纱》；有些则是当作一种指引，因为刘兄的文章里态度鲜明，有些颇具真知灼见，比如《我之世界十大乐团如是观》、《中国当代音乐的尴尬》；更有意思的则是文学和音乐的交汇，比如《“红发神父”的曲中情愫》、《村上春树笔下的 小泽征尔》等等，在这些文章里，我总能找到爱乐同好的共鸣点，同时，也能感受到作家的个性特色。



藏在厚厚光阴里的篇章，记载了他的风雅，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文章之中，可以感受他对音乐和阅读的专注和认真。

记得去年冬天，他曾经在朋友圈发过个游戏，是测试诗词的运用度的，自以为已经很擅长的我，却始终没有达到他那个高分，最后不得不感叹一句：甘拜下风！这样熟稔古诗词的功底，令刘兄的文章颇具古意，更与经典音乐的另一个称呼“古典音乐”交相呼应，这点可以说是刘兄文笔的特色：无论是那些画龙点睛的篇名，如“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再比如“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还是那些篇章里的如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般的诗句，比如他写库贝利克的“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当初就让我觉得言简意赅，现在重读，却更多是整篇文章带来“会心一笑”的意犹未尽。

翻看到《穆蒂，古典音乐的守护神》这篇时，想起来2010年穆蒂来沪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时，我与文中的小友一样，也是委托刘兄帮忙买的票。那天，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还交流了许多。后来，当我拿着穆蒂年轻时指挥的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去排队等签名的时候，刘兄已经离开很久了。果然是他说的“早过了崇拜偶像的年纪”。说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听现场。因为对现场音乐观众们修养的失望，我已经不再去音乐厅聆听现场，但知道刘兄依然会去听现场，先不说他主编《爱乐报》的工作需要，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爱好的执着和认真，他身上那种不计较的担当，十分难得。

从第一次见到刘蔚兄开始，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很典型的上海男人，待人接物张弛有度，言谈举止进退适宜，有锋芒却能藏锋，阳刚却善圆转，犀利却也幽默，这些个性也体现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是不仅能领略他的交响情怀，还是文学，在他心中，都能和睦相处。可以说，刘兄是我身边少见的“文如其人”的乐友。就像他这本书的书名，带着浪漫却丝毫没有任何放肆的地方。

这些年来，我虽不是他过去年“湖心亭”喝茶的那种朋友，但每年年底，他都会叫上三五乐友去做一次“年终总结”型的聚会，他说话不多，虽不是谈笑风生，却也妙语横生，而且往往说出来就有些分量，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并不需要太长，也不会堆砌各种文辞，更不会连篇累牍地进行“虚伪”的旁征博引，他的文章每一句都言之有物，令人信服，无论是音乐会的感受，还是各种音乐逸事，他都用自己的真心去表达，绝对不会人云亦云。

现在重新阅读他的这些文字，其实也是一种再次交流，或者，用他的话说——“音乐是无法解释的，只能感悟”，这厚厚的一本书，就是他的感悟，阅读他的感悟，印证自己的感悟，虽然不曾一一认同，却会“温故知新”，油然而生许多思绪，而这些思绪都汇聚在“爱乐”这个主题之下，忽然想起一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坐看云起时

◎ 蓝文青

安妮普鲁的纽芬兰

◎ 余云

很久没有一部小说读起来这么过瘾了。也从没想到，住在美国西部怀俄明州的安妮普鲁(Annie Proulx)，会对加拿大最东部的纽芬兰岛拥有如此深刻的激情。

50岁才开始写小说的普鲁是《断背山》原著作者，很多人却因为李安导演的同名电影才去读普鲁小说。有一种看法：真正将她作为小说家的灵气和创造天才发挥到极致的，是《断背山》之前的长篇《船讯》(The Shipping News)。该书曾摘下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桂冠。

《船讯》是造化之手的杰作。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作家：大气，厚实，严酷，温暖……

有时对一个地方的真正了解是在离去后才开始的。我就是在离开纽芬兰后才发现普鲁这本书，才知道它曾在2001年被搬上银幕。

肥胖笨拙的纽约三流小报记者奎尔，生活遭遇突变：放荡妻与情夫出走车祸惨死，年迈双亲自杀弃世，自己又被报社解雇。往深渊坠落之际，刚毅老姑妈阿格妮丝出现了，带领奎尔和他两个幼女离开伤心地返回故乡——“一切开始的地方”纽芬兰岛。奎尔在陌生环境中跌跌撞撞，学习驾船，对付暴雪飓风、恶劣道路和颓败老屋，尝试与周围人交往，融入当地生活，从局外人成为报纸总编的过程中，爱情也悄然走近。

然而普鲁所写并非只是失败者重生，主人公的经历串起一组鲜活纽芬兰人物，大容量的奇异生态、家族黑暗历史和现实冲突，被普鲁糅进人物中。凭直觉感知大白

然，被古老质朴之地衬托得非凡的一个个岛民，让人眷恋。

去过纽芬兰海岸你才会明白，一个女人的内心要多强大，才会对刮着极地风暴弥漫咸腥味，如此粗糙荒凉的寒冷之地一见钟情。普鲁首次登陆是在7月的劲风和雨夹雪中，她曾描述几分钟内感受到的内心撞击，那是真正的力量，她立刻喜欢上那种严苛、赤裸、残酷的美丽。

纽芬兰岛对普通游客并不“友善”。渡过灰色大西洋，迎面而来的是划过雪与冰的黑色岩石。天空湛蓝的日子强风换来暴雪，风平波静海面转瞬惊涛恶浪；悬崖上风吹得无止无息，没法长得高过人胸部的树木仿佛蜷缩在天然盆景。岛上十几万头驼鹿，每年有几百头与车相撞。如书中所写，几乎每个家族都被恶劣气候造成的车祸、船难和各种灾害夺走生命。有些岛屿更成了幽灵之岛。

但纽芬兰的美也是奇绝的。从格陵兰冰川断裂南漂的冰山，“白色宝石内含着蓝色宝石”，融化的冰山诡异地在夜间裂开，轰鸣声横跨海湾。不同海湾不同季节的每个晨昏，在普鲁笔下变幻无穷。大海与人共存的关系，暴烈又沉默，阴郁又瑰丽。

有报道说，电影《船讯》原定男主角约翰特拉华达希望在自己舒适大宅附近的美国缅因州拍这部片子，但普鲁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取代纽芬兰，不在那里拍她就不签版权协议，她的坚持让摄制组最终踏上了三一湾。

电影最后换上凯文史贝西(《纸牌屋》男一号)饰演奎尔，朱丽恩摩亚是高个子红

发女人韦苇，莱迪丹芝成了姑妈。姬蒂班查扮奎尔之妻，把个“打酱油”角色演得格外扎眼。拍这部片子并非易事，史贝西首次登岛就在令人眩晕的大雪里驾车三个半小时，与奎尔的经历如出一辙。

影片拍得好看。但相比小说，两小时的电影必然简化也遗落许多。小说细节更丰富也更多毛边，留给读者更大想象余地。

电影难以表现的还有普鲁风格强烈的文字。用小说译者马爱农的话说，《船讯》的语言“惊人的粗犷、简洁，充满力度。那些破碎的、断裂的、零散的和不完整的句子，体现了一种表面看似漫不经心的风格……许多灵与肉的深刻经历，心与心的相互交流，作者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去涂抹、渲染，而是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几句话一带而过，却在读者心中划下一道深深的痕迹……”普鲁的每处写景，也好得让人暗惊。

普鲁与加拿大有天然之缘，她的先辈是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后来迁至美国，她在蒙特利尔念过书。为写这本书她多次前往纽芬兰，观察各种人的言谈举止，感受独特氛围气息，直到能栩栩如生勾画一切。

“纽芬兰是世上最伟大地方之一”，看完《船讯》，对普鲁的激情不会奇怪，得知她在岛上有个房子，每年去住上一段日子，仍稍感意外。那是一栋像奎尔家祖屋一样孤独矗立的尖顶绿房子吗？想象它也兀立一处海岬之上。

詹宏志说：每一本书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位“前行者”的存在。有普鲁这样的先行者，真是幸福。